



小学生文库



劬节草

小学生文库

JIN JIE CAO  
劲 节 草

钱 世 明

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

小学生文库  
劲 节 草  
钱世明

\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印张 43,000字

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-7,834册

统一书号：R10091·933 定价：0.28元

## 内容提要

本书是钱世明同志的五篇历史题材小说的合集。书中歌颂了我国古代五位民族英雄——苏武、文天祥、李庭芝、夏完淳(chón)、张煌言热爱祖国的高尚品格，记述了他们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、视死如归的生动事迹。故事内容感人、情节安排紧凑、语言通顺明白，是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本好书。

## 致 小 读 者

《小学生文库》是专门为小学三、四年级学生提供知识的宝库，内容丰富，品种多样，装帧新颖。它能帮助你从小培养共产主义思想品德，树立爱科学、学科学、用科学，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献身的远大志向。它将向你揭示太空的神奇，海底的奥秘；鸟兽鱼虫的生活，金银铜铁的性能。它能带领你环球旅行，了解世界；讲今论古，走向社会。它能告诉你什么好，什么坏；什么错，什么对……

《小学生文库》一共要编三百多种。就分类来说吧，有自然科学、社会常识、思想品德教育、历史地理、文学艺术、课外活动辅导材料，等等。

《小学生文库》是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出版社协作编辑出版的。

《小学生文库》编委会

## 《小学生文库》顾问

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叶君健、严文井、李 新、  
**陈 放**、陈伯吹、茅以升、  
高士其、黄庆云、谢冰心、  
董纯才、蒋锡金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劲节草..... | ( 1 ) |
| 离宫草..... | (17)  |
| 忘忧草..... | (34)  |
| 南冠草..... | (51)  |
| 奇零草..... | (68)  |

## 劲 节 草

草原上的秋风吹黄了牧草，吹寒了浩渺连天的北海（贝加尔湖）的波浪，吹厚了羊群身上的毛，吹透了苏武的袍子。

苏武裹了裹袍襟，把帽子往下拉了拉，凛凛的寒风中抖动着如雪的胡须。他挺挺胸，双手拄着早已落尽了纓旄的节杖，昂起头，眯着叠满鱼尾纹的眼角，向南望着——茫茫的草原、湛湛的蓝天之外，什么也看不到……但他仍深情地向南望着，宛如一座木雕像，坚定地伫立在土岗上，面向着南方。

他昨夜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回到了长安，在雄伟壮丽的未央宫里，双手把出使的凭证——节杖，交还了汉帝，惶恐地说：“臣苏武奉旨出使匈奴，被匈奴扣留。臣没能完成使命，深负陛下！”他仿佛记得汉帝笑着说：“老爱卿，你虽然未能说服匈奴单于息兵和好，

但是你被留不屈，保持了气节，你受苦了！”他又迷迷糊糊地仿佛到了家里，见到了老态龙钟的母亲和妻子，她们都笑着为他置酒接风……

梦境是甜美的，然而梦境终是虚幻的。当他醒来时，看看自己依然卧在昏暗的旧毡帐中，他叹口气，眼睛湿润了——回归汉朝故国的美梦，已数不清有几百次给他带来醒后的怅惘和悲伤了！

他向南望着，南方是他故国的方位，他依稀看到了连绵横亘在起伏山峦上雄峙的长城，看到了长安城巍巍的宫阙。当他眈眈眼时，长城和宫阙都消失了，只是漠漠的荒烟飘泛在起伏如浪的无边野草上。他怀着沉重的心情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走下土岗，在岗下的避风处蹲下，在一堆堆的石块边，又拾了几块石头堆了一堆，而后坐下来默默地望着那堆堆石头，心里数着堆数：一堆、两堆、三堆……十九堆！啊，连上刚才堆起的，共是十九堆了！从天汉元年（公元前100年）他出使匈奴被扣，在此牧羊，每逢秋草发黄的时节，他就堆一堆石块。十九堆！他被匈奴流放在北海牧羊已是十九年了！眼前的羊群如天上飘落下一片白云，在不停地变化着形态，慢慢地游动。这些羊，已更换多少代了？羊群总象没有变的一样，总是

那样洁白、活跃，而他的一头黑发已全部 皤 (p6) 然似雪了！

他清晰地记得初到匈奴时的情景——

宏大的穹庐里，原是汉将，后来归降了匈奴、被封为丁零王的卫律，大摆筵席款待他。在酒宴上，卫律拈着胡子笑咪咪地说：

“苏大人，单于爱惜你是个人材，我看，你就留在匈奴，辅佐单于，定会象我一样被封为王的。”

“哼哼，”他冷冷一笑，“单于封我为什么王，也许是真的。”

“一定会封你的！在匈奴为王，总比你在汉朝做那个管理马厩 (jiù) 的‘移 (yí) 中厩监’小官，要威风得多了呀。”

“在投降敌国上如果真和你卫律一样，那在史册上留下骂名也就和你一样了！”

“你！”卫律的脸色变了，强忍了忍火气，又说，“你如果不降，单于一怒，你可就别想再活了！”

他蔑视地扫了一眼卫律，默不作声。卫律从席上跳起来，嗖地拔出剑来往苏武的脸前一横：“苏武，你真不怕死？”卫律恶狠狠地望着他，半晌的静寂后，卫律怎会想到他苏武突然用脖子猛地往剑刃上撞去呢！

威胁不成，单于又命卫律把他抛在地窖里。那阴湿的地窖，上口盖得并不严，风和雪往里直灌。苏武被囚在窖中数日，饿了扯袍上的毡子吞吃，渴了抓几把雪填进嘴里。他没有死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单于为了使他屈服，把他送到匈奴的北方边境——北海边上来牧羊。并发了这样话：“什么时候公羊生羊羔，什么时候就放你苏武回汉朝！”

“公羊永远不会生羔，我苏武永远也不屈膝降敌！”他这样回答了匈奴人之后，便天天手持汉节在北海牧羊了。

苏武想到这儿，两手紧紧地抱住节杖，用风雪吹得粗糙的面颊亲昵地挨擦着节杖。节杖啊，你是汉朝皇帝赐我的使命的象征！你是我苏武在北海边的唯一亲眷！不错，苏武抱着汉节，就感到抱着自己的故国，就浑身充满不屈不挠的力量。

忽然，苏武隐隐听见远处传来一片马嘶声，当他站起来眺望时，一片烟尘中的二十几匹快马已经疾风似地跑到他面前了。

“咩、咩——”羊群被那些马惊得直叫。

小股马队停住后，马上的人纷纷跳下鞍桥，簇拥着一位官长向苏武走过来。

匈奴官长走到苏武面前，凝眸注视良久，蓦然惊喜地上前抱住苏武的双臂，说：

“子卿（苏武的字），你还认识小弟吗？”

苏武开始也看来者十分面熟，及至一听声音，他不禁惊呼说：

“你是李陵！”

“正是小弟啊！”

“你——”苏武上下打量着李陵，这个自幼的好友，汉朝的将军，如今竟是一身匈奴官服，满面红光！苏武一时从心头涌起的热情，立即退消了。他从李陵的手中抽出自己的双臂，淡漠的目光盯着李陵，缄默不语。

李陵的笑容没有了，换上一副凄苦的神态，先叹了口气，而后说：“子卿兄，不瞒你说，我因为孤军与匈奴作战，苦战数日，最后不得已才降顺了匈奴。”

“不得已？哼哼



哼哼，”苏武冷笑着，“好一个‘不得已’啊！”

“唉，子卿，我猜想到你会嘲笑我的。”李陵说：

“汉朝皇帝实在太无情了，他不体谅我战败的原因，就把我一家老小都杀了。我真是走投无路才归降的啊。”

“‘不得已’和‘走投无路’，就是你投降变节的遮羞布喽？”

“这——”

“软骨头，就是软骨头！怕死鬼，就是怕死鬼！你在被匈奴围困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为什么不以身殉国呢？”

苏武的目光，象一对利剑直刺李陵。李陵慌得把脸扭向一边。

“单于也封你为什么王了吗？”

“是。”李陵懦懦地回答，声音很轻。

“好哇，我这个老朋友祝你禄位高升了！”苏武朗声讥讽地说，同时把手一拱。

“子卿——”

“说吧，匈奴单于派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单于知悉我与子卿是至交，特地差遣我来北海看望你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苏武仰天大笑，“‘看望’是名目，实际是来劝我苏武投降，对不对？”

“不错。”李陵觉得反正也是这么回事，索性挑开窗子说亮话了：“子卿啊，你身在北海边上，这荒漠的草原里，你纵然秉节不屈，又有谁知道？你纵然尽忠死去，又有谁知道？”

“湛湛青天，茫茫大地可鉴我心！”

“这不过是自我安慰吧？天和地是没有眼，没有嘴的。何况……，”

“何况什么？”

李陵的眉头皱成疙瘩，摇头叹息起来。

“有话请快说吧。”苏武鄙夷地瞅着李陵。

“何况汉朝对你很无情啊！”

“对我无情？”苏武困惑地反问。

李陵以为苏武被自己这句话打动了心，便立即接下去说：

“是无情！子卿，你幽居北海，哪里知道汉朝的事！听我告诉你吧！你出使到匈奴之后，你的大哥只因为随从皇帝出巡时，推着皇帝的车辇不小心撞到了宫门的柱子上，就被皇帝判为‘不敬’，而被逼自杀了！”

“啊？”苏武心里一惊。

“还有，”李陵见自己的话发生了效果，又忙说下去：“后来，你的弟弟又因奉旨追捕逃犯不得，惧怕皇帝问罪而自尽了！”

“啊！”苏武的脸色象灰一样了。

“你出使在外，但朝廷对你的家属并无任何关照！你的老母亲已经故去，你的妻子已经改嫁，你的妹妹、儿子、女儿都流落他乡，存亡不知！”

一个接一个的噩耗，确实使苏武僵木了。

李陵无限同情地望着苏武，良久，长长吁了口气：“唉——子卿啊，汉朝对你和对我是同样寡恩少义的。你对汉朝还有什么可眷恋的呢？”

凛冽的秋风吹着苏武，使他膨胀的头脑渐渐从昏热中清醒过来。他抬眼看看南方的天气，风猛地把节杖上的缨络吹碰到他的脸上，他霍地回过头，凝视着节杖，双手握得更紧了

“子卿，留在匈奴吧。单于非常器重你！”

“不！”苏武斩钉截铁地说。“朝廷对我苏家有莫大的恩惠。纵使是朝廷处决了我的弟兄，但是，我苏武决不背叛生我育我的大汉山河！”

“子卿！”

“不必说什么了。我苏武还是一句话：死可以，

降，不可以。请你回去吧！”苏武说完，持着节杖走到羊群旁边，把背对着李陵。

李陵摇摇头，自知没有办法再劝降了，说了句：“子卿，你真是忠义之士！我和卫律都是有罪的！”说完，象一具失魂的僵尸，木然地向他的马走去。

背后一阵马蹄声渐渐远去，苏武才转过身来。秋风中的劲草掀起的波浪，冲去了李陵那渺小的身影……

长空中几声雁叫，苏武抬起头，啊，排成人字的雁行又向南飞去了！

夜深了，广漠的草原上的天空，如蓝黑色的绒幕，上面嵌着闪闪的明星。北海边的芦苇里潜伏着一个老人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沙洲上歇宿的雁群。大雁成双成对地睡着了，只有值更的那只雁奴，警觉地挺起脖颈，听着四面的动静。

老人便是苏武。他黄昏前在沙洲上下了网罟(gǔ)，晚间便悄悄在此守候。被流放到北海以来，苏武不但学会了织网捕鱼、捉鸟，还学会了剪羊毛纺线织衣服、擀毡子。困苦磨炼得他变得更聪明了。他猛地一拉手中绳索，埋在沙洲上的网罟翻转过来了。雁奴闻声，一声呼叫，群雁惊起，扑噜噜抖翅即飞。然而

已有两只被网扣住了。

捉雁已不是头一次。苏武抱着那两只雁，回到帐篷里。那两只雁挣扎着，悲哀地叫着。

“不要叫，不要叫。我不害你们。”苏武怜爱地拍拍雁头，象对小孩子一样地说着。随即，从卧铺下掏出一个<sup>5</sup>小绸子卷，拴在一只雁的腿上，用手拉了拉——拴得很牢。他便把两只雁抱起来，出了帐篷。那群受惊飞起的雁，有的已经落下，有的还在空中飞旋哀叫，呼唤它们失去的伙伴。

“去吧，去吧。把我的帛书带回长安吧！”苏武喃喃地说着，把手一扬，那两只雁便飞向了方才的宿营地去了。

望着吞噬了雁影的夜空，苏武祈祷着：

“人们都说鸿雁可以传书，我已经七次请它们传书了，但都没有消息。愿这次把我用血写下的书信带到汉朝去吧！”

“苏大人！”

“谁？”

苏武一侧身，只见草丛中跑出一个人，到近前，借着月光看清是个匈奴兵。

“大人！”匈奴兵说着汉话给苏武行了礼。